

漫长的

A
Long
and

告白

Lasting
Love

复仇者说

A Long
and Lasting
Love

刘峰
——
著

你的谎言
只用了一瞬
我的告白
穷尽了一生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漫长的

A
Long
and

告白

Lasting
Love

刘峰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漫长的告白 / 刘峰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94-0249-3

I. ①漫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85398号

书 名 漫长的告白
作 者 刘 峰
筹划出品 九志天达
责任编辑 姚 丽
策划编辑 刘 盼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30千字
印 张 9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249-3
定 价 36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—
目
录
—

- 第一章 过期的快递单 / 1
- 第二章 玉观音 / 39
- 第三章 无业游民 / 71
- 第四章 匿名电话 / 109
- 第五章 坏人? 好人? / 145
- 第六章 消失的回忆 / 179
- 第七章 婆娑流年 / 209
- 第八章 最后的告白 / 243

第一章
过期的快递单

当门外响起敲门声的时候，何正楠正躺在床上玩手机，他非常不耐烦，本来不愿意理会，但高一声低一声的门铃声把他搞得心烦意乱。为了早点儿赶走这人，何正楠很不情愿地从床上起身，穿着厚厚的睡衣，穿过阴暗的客厅来到门口。

风雪肆虐已经三天了，G市被铺上了厚厚的白雪，好像童话中的冰雪之城。然而市民们一点儿都没觉得浪漫，天寒地冻出行极不方便。何正楠已经窝在家里三天没有出门了，冰箱里的东西也吃完了，但他不想出门买东西，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多舒服，外面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何正楠从猫眼看，一个穿着厚厚羽绒服，戴着白口罩的男人站在外面。

何正楠没好气，真想一拳把这家伙打飞，永远不要再见他。

“干什么的？走错地方了吧？”何正楠不想开门，对着门外粗鲁地大喊。

“你的快递。”门外的人只是机械地回答道。

快递？何正楠起了好奇心，他最近并没有网购，会是谁给他寄东西呢？他拉开门，看快递员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在门外。他的脚下放着一个大箱子。

何正楠满心的不痛快：“你是哪个公司的？”

“顺丰。”来人不但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说话也不大清晰。

“顺丰的快递我认识，不是你。”

“他辞职了，我是新来的。”来人弯下腰把箱子拿起来递到何正楠面前，“收件人的地址是你。”

何正楠仔细看着快递单，没错，收件人的地址、姓名和电话都没错。寄件人的地址却是陌生的，姓名也是网名。

“谁啊，这大冷天的？”何正楠低声嘟囔了一句，抬眼看到快递员的姿势仍然没有改变。他的头上，身上还落着雪花，只有他的眼神一直盯在何正楠身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何正楠看他的眼睛感觉很冰冷，比窗外的寒风更冷。

想到窗外的寒风，何正楠看了看楼梯间的窗户，外面还在下雪，狂风卷着雪花在天地间肆虐。何正楠打了个寒战，他想赶快回到温暖的被窝里去。

“笔呢？我签个字。”何正楠的好奇心被勾起，他急于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，如果是吃的就好了。更主要的是，他得抓紧时间赶这人走，好赶快回到温暖的被窝里。

快递员把笔递了过去，何正楠接过就龙飞凤舞地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把笔还给了他。

何正楠接过箱子，箱子轻飘飘的，何正楠一阵失望，看来不会是吃的了。他正准备关门，快递员提醒道：“你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吧！”

何正楠暗自好笑，真是第一天来做快递的，真是麻烦。也许是个刚从乡下来的小伙子吧。不过，看身材不像，也不再年轻。

何正楠转身，把箱子放进了客厅。快递员跟着进来，顺手把门关上了。

何正楠警惕地回头看了看快递员。快递员解释：“天冷了。你检查好，我还要送下一家。”

何正楠不再怀疑，俯下身子把快递包装撕开。箱子里露出稻草来。何正楠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箱子里不会有什么好东西。

当何正楠把箱子打开以后不由得抽了口凉气。

“靠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”箱子里只有枯草和干树叶，“谁他妈的这么无聊？”何正楠怒气冲冲地准备找快递员问个究竟，猛然间，他感到后背一阵冰凉，一股热热的黏液从后背流了出来，接着是刺骨的疼痛。

何正楠身子摇晃了一下，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砰的一声，摔倒在地上。

他挣扎着，努力发出声音，想站起来，但他尝试了好多次，都失败了。

何正楠翻过身，看到快递员就站在他身边，他手中拿着一把短匕首。快递员露出凶狠的目光。

他明白，这家伙是假冒的。他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神，似乎在哪里见过。何正楠心里默念着。

快递员不动声色地看着何正楠徒劳地挣扎着，没有刺下第二刀。终于，终于报仇了。他就是要看着何正楠在痛苦中死亡，这样才能解他心头之恨。果然，十年的时间没有白等。

“你，你……”何正楠想要发出声音，喉咙里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音标。

快递员看着何正楠的眼神开始散光，知道他已经没救了，才蹲下

身子，掀开羽绒服的帽子，露出一头黑发。

“你是谁，你是谁？”何正楠心里在大叫，“快点把口罩摘下来，快点。”快递员没有把口罩摘下，而是从随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玉坠放到何正楠面前。

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”何正楠呼吸急促，眼前开始发黑。

“不对，这玉坠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是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何正楠思维短路，想不起太多，他仿佛看到死神拿着镰刀正在客厅里游走等他呼出最后一口气。

猛然，他瞳孔瞪大，是了，好多年了。他忽然想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玉坠。也难怪他一开始想不起来，那都是十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十年前，那个刻骨铭心的事情改变了他人的人生，今天的惨剧也缘于十年前。

那么，这个人就应该是他了。何正楠的思路清晰起来，“是不是你？是你回来了吗？摘下口罩让我看看是不是你？”何正楠心里呐喊着，嘴里却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。

快递员没有让他失望，摘下了口罩。

“没错，就是你。”何正楠不知道是喜是怒。那件事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，吞噬着他的生命，他只希望那件事永远不再被提起。没有想到，十年了，噩梦又回来了，如果他推测得没错的话，他不是最后一个死者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何正楠的双眼缓缓闭上，头一歪，失去了知觉，好像进入了无边的黑暗中……

快递员看着何正楠一点点断气，把玉坠收起来，小心地放回口

袋。复仇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喜悦，相反，他感觉有些悲伤。

我会为你杀掉最后一个人，警察是抓不到我的。计划已经策划了很久，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。

快递员拖起何正楠的尸体，朝卧室拉去，尸体在地板上画出长长的血痕。

快递员把何正楠的尸体放到床边的地板上，直起腰喘了几口气。他重新蹲下来，拿起何正楠的左手蘸着地上的血迹，在何正楠身边写了一个“梅”字。他的眼神带着伤感，盯着血字足有十分钟。对他来说好像漫长的十年一样。直到双腿麻木，他才站起身来，开始擦拭着他接触过的每一个地方。

2

-

刑警队长文松走进案发现场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在忙碌着。拍照，寻找指纹、脚印和每一个可疑的细节。

跨进门，感觉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屋外是接近0度的气温和呼呼的寒风；屋内，暖气把室温升到20多度，一点都没有冬天的感觉。

文松的眼睛像一架摄影机拍着现场的每一个细节。粗糙的木质家具、廉价的沙发、老旧的电视机、布满灰尘的饮水机、十几年没换的茶几，灰暗的地板砖，一切都在证明受害人经济并不富足。

文松在受害人家里转了一圈，这是个8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两室两

厅。装修很陈旧，应该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。

死者躺在卧室的地板上，血液已经凝固，他眼睛睁得很大，生前肯定被凶手吓坏了。

被窝还保持着掀开的样子，文松摸了摸，被窝已经凉了。也难怪，都过去48小时了，被窝不凉才怪。

文松后退了几步，心里盘算着，受害人应该是在被窝里的时候被人叫起来的，然后就再也没能回来。

文松走到窗户前，拉开了窗帘，从这里看去，有一条偏僻的小路，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水沟，平时都会流着脏水，现在都被盖在了厚厚的积雪之下。文松把窗帘重新拉上，走出卧室，沿着地板上的血痕，文松重新来到客厅。文松盯着地板看，没错，凶手就是在这里把何正楠杀害，然后把尸体拖到卧室的。

厨房里锅碗都没洗干净，凌乱地放在碗柜里。文松摇了摇煤气罐，煤气罐已经空了。看样子受害人很久没做饭了。

文松拉开厨房的窗户，对面是一堵漆黑的墙壁。

把窗户关上，文松打开了冰箱，冰箱并没有插电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也许是穿得太厚，文松感觉有点燥热。

离开厨房，文松又来到卫生间。卫生间有一股臭味，也不知主人多久没有清洗了。文松皱了皱眉头，走出卫生间。

几个法医正准备把受害人的尸体抬走。文松挥挥手，示意他们先把尸体放下。法医停止了手头的工作，散开退到一边给文松留出路来。

文松走到何正楠的尸体旁蹲下来，仔细观察着，何正楠仰躺着，

身下的血液已经凝固，看不清伤口。身上开始有尸斑，文松还是能看得出来，死者死亡时间已经超过48小时了。

“伤口是在背部”，一个年轻的女孩对文松说道，“正面没有伤口，凶手是在背后袭击他的。”

文松回过头，抬头看了一眼，说话的是孙文婧，有着圆圆的鹅蛋脸，留着短发，眸子里充满了倔强。

文松没有说话，低着头继续观察着。死者穿着睡衣，更加证明他是在睡觉的时候被人叫出来的。

文松的目光从何正楠身上转移到地板上。灰暗的地板上用血写了一个“梅”字，字旁边留有一把钥匙。其实，文松刚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字，但他故意到最后才看，因为他不确定这是不是凶手的诡计，让他们先入为主。

“这个拍下来了吗？”文松扬起脸，看着法医问。

“拍下来了。”

“多拍几张。”文松站起身，看了一眼客厅里的纸箱子，空空如也。

箱子是那种最常见的，包装水果的纸箱子，箱子上面有一个快递单。

“这里面有什么？”文松指着纸箱问。

孙文婧快步走来，翻着手中的笔记，说道：“里面只有些枯草和干树叶。”

“什么时候送到的？是哪家公司，快递员找到了没有？”文松一连串地发问，其他人脸色微囧。

孙文婧一边快速翻着笔记一边回答：“打过快递公司电话了，他们没有送过件，应该是凶手以快递员的名义骗受害人开门的。寄件人的电话我刚才确认过了，是空号。”

文松点点头，又说道：“查一下快递单号，是哪个地方的。”

“已经求助快递公司了，他们很快就会有消息的。”

文松再次赞赏地点点头。

“好好研究这个。”文松的目光再次回到尸体旁边。

“队长……”孙文婧说道，“你先看看这个吧！”说完，她指了指何正楠尸体旁边的钥匙。

文松点点头，示意孙文婧继续说下去。

“我们来的时候，死者的房门是紧闭的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密室。而钥匙就在死者身边，凶手是怎么进来的？又怎么逃脱的？”孙文婧的眼神中闪烁着疑问。

文松很理解她。孙文婧上班不久，又是漂亮的女孩子，大家都觉得她不适合做刑事案件，而她急于想证明自己，所以付出也要比别人更多。

文松再次看了一眼钥匙，对孙文婧说：“好好调查这把钥匙是不是何正楠的，然后去附近配钥匙的地方调查他最近有没有配过新钥匙。”

孙文婧点点头，把文松的话记在了笔记本上。

钥匙、快递、血字，这一切都在证明这是一起蓄意谋杀。文松再次回头看了看何正楠的尸体。这个落拓的男人究竟是得罪了什么人，非要置他于死地？

孙文婧的话也正是文松所想的，他刚才检查了何正楠的家，只有厨房和主卧室有窗户，而且都是紧闭的，如果凶手是以送快递的名义进入房间的，那么他是怎么离开的？

沉思一下，文松叫住孙文婧：“这个案子暂时封锁消息，不能向外界透露。”

孙文婧点点头，不用文松说，她也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。

文松对孙文婧的工作很满意，他再次看了看何正楠的家。粗糙的木质家具、廉价的沙发、老旧的电视机、掉漆的茶几，灰暗的地板砖。

谁和这样一个人有深仇大恨呢？

文松看着法医把何正楠的尸体抬出了房门，也跟着走了出去。直觉告诉他，这一切只是开始。

3

—

深夜，公安局会议室还在继续开会。

文松扫视了一圈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倦意。文松明白，有时候疲倦并不是因为太累而是看不到希望。没有比拼命工作却看不到希望更容易让人疲惫的事情了。只有孙文婧的眼睛里依然闪着亮光。

“小孙，把你调查到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。”

“好的。”孙文婧迅速说道，“死者名叫何正楠，今年42岁，无业，死亡时间是12月21日下午6时，距今已经超过50小时了。死因是后

背中刀，有一条2厘米长，13厘米深的伤口，现场并未发现凶器。”她缓了一下口气，继续说道，“死者没有结婚，自幼失去了父亲，两年母亲也过世了。”

所有人都愣了愣，期待地看着小孙。

“死者比较宅，平时很少出门。根据街坊邻居所提供的信息，何正楠不爱说话，更不善于与人交际。”

一切都合情合理，不爱出门的人，哪有机会和人交际。

“从现场看，凶手是假装成快递员进入死者家中行凶的，可以肯定这是蓄意谋杀。死者家中也没有少东西，可以推断这是仇杀。我们还在调查死者生前的人际关系。”孙文婧说完，看着文松。

“做得好。”文松点头表示赞赏，他知道孙文婧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赞赏。

“谢谢。”孙文婧语气平淡，显然对他的赞赏并没有感觉。

“有线索吗？”文松再次扫视了一下众人的脸发问道。

“线索有不少，”孙文婧回答道，“比如，死者身边留下的‘梅’字，死者身边留下的空箱子，还有快递单，都值得追查。”

文松让自己身体靠在沙发上，使身体舒服一些，他认真听着孙文婧的话。

“还有，”孙文婧犹犹豫豫地说道，“从现场看，死者是在第一现场被害的。但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门窗紧闭，死者的家是老式家属楼，门外还有一道铁门，用的是老式锁，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锁得好好的，这是一件密室杀人案。”孙文婧越说越激动，她似乎想要同事们把破案的希望都放在她身上。“死者的钥匙只有一把，就是尸体旁边找到的那把。

我们也走访了附近配钥匙的地方，何正楠没配过钥匙。”

开会的刑警们纷纷议论，一扫刚才疲倦的状态。

文松扫视了一下骚乱的警察，用手指轻轻敲击桌子，凶手为什么要布置成密室杀人案？为了在警方面前炫耀智商吗？

“凶手能不能在出门的时候，先把铁门锁上，然后把钥匙扔进来。再把里面的门带上？”文松忽然这样想到。

“不可能，除非钥匙自己会拐弯。”孙文婧说道，“钥匙是在死者尸体旁发现的。”

文松马上想到，除非凶手能站在门口，对着何正楠的卧室扔到墙上，再弹到何正楠的尸体旁边，这样的可能性是零。

“快递单呢？有没有线索？”

“没有。”快递单不是本市的，孙文婧说道，“那是半年前在Z市的快递单。”

“是不是快递公司的人？”文松问道。

“仅凭一个单号很难查到来源，快递员一般会把快递单给不同的公司留下，方便他们填写。这样的事情太多了，查不清来源的。”

文松想想也是这个道理，何况那是半年前的快递单。不过，也不是没有收获，最起码他们知道凶手半年前是在Z市，凶手很有可能不是本市人。

“那个‘梅’字的意义呢？”文松最关心的就是这个。

“暂时不清楚，我们已经开始调查死者的人际关系网，还没有找到名字中带有‘梅’字的人。”

“也许是地名吧！”有个刑警低声嘟囔着。

“大声说。”文松严厉的目光扫过去，那名刑警站了起来。

“现在就把‘梅’字确定为人名有点太早，死者生前的人际关系中没有带‘梅’字的，就更说明不是人名。很有可能是地名。”

“不，一定是人名，而且是女人的名字。”孙文婧毫不示弱，“凶手是仇杀，他一定是在为某人报仇。”

孙文婧的话招来一阵反击：“这太武断了。”

“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。”

“这只是你的臆想。”

孙文婧薄薄的嘴唇咬在一起，倔强地看着反驳她的人。

文松敲了敲桌子让他们保持安静：“再深入调查死者熟悉的人的名字中有没有带‘梅’字的，包括网名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技术部的同事去调查死者的手机和电脑，看他是不是在网上和人结仇的。”

所有人眼睛都亮了，或许死者在网上和人结仇呢。

看到大家的激情被调动起来，文松终于有些满意。

孙文婧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她满脑子都是何正楠案件的信息。15岁的暑假，她在家看香港刑侦剧，被里面英姿飒爽的女刑警形象所征服，她痴痴地看着电视，想长大以后，也要做这样的刑警。那个暑假她从爸爸的电脑上下载了香港所有的刑侦剧，并花了一个暑假把它